

株

神农周刊

ZHUZHOU RIBAO

2025年1月5日 星期日

甲辰年十二月初六

第23878期

今日4版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3-0005



知株视频号



掌上株洲客户端

中共株洲市委主管、主办
株洲日报社出版

发刊词

传承神农文脉 讲述株洲故事

神农福地，动力株洲。

在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上，神农文化生生不息，创新精神薪火相传。在鏖战洪荒、创造文明的进程中，炎帝神农氏展现的战胜洪荒的艰苦创业精神、自强不息的开拓创新精神、厚德载物的民族团结精神、为民造福的崇高奉献精神，成为中华民族自尊、自立、自信、自强精神的源泉，也涵养出株洲这座城市的气质内核。

品读传承千百年的精粹，思接千载、视通万里。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，为热爱这片土地的读者构建起精神家园，凝聚起推动株洲向新向上的磅礴伟力，是我们创办《神农周刊》的初衷。

作为一份专注于株洲本土文化、描摹株洲城市气质、记录株洲城市发展、关注株洲市民生活的周刊，《神农周刊》既有对优秀传统文化与本土历史的深入解读，也有对当代株洲人文风貌的生动描绘。既有文化场所里的百家争鸣，体育场上的激情澎湃，田间地头的勃勃生机，菁菁校园里的朗朗书声，工厂车间里的热火朝天，有“中国速度”“中国精度”“中国高度”背后的呕心沥血、枕戈待旦，也有街头巷尾的人间烟火、市井生活。我们用文字、用图片、用视频记录株洲历史，用情感讲述株洲故事，用智慧描绘株洲未来。

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，而传承的力量在于共鸣。《神农周刊》的创办，不仅是对株洲本土文化的守护，更是一场文化的重塑与创新。愿他成为株洲人文精神的镜子，成为记录城市记忆的图鉴，成为连接传统与未来的桥梁。我们诚挚邀请每一位关心株洲、热爱株洲的作者与读者，共同参与《神农周刊》的建设。

让我们相约每周日，共同开启一场穿越历史与现实的文化之旅！

(李卉)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yzhy83@163.com



“圣陵”就在“圣山”中

阿贵

一

从走进学堂的第一天开始，老师们就反反复复地教导——我们都是炎黄子孙，是龙的传人。

由此，这个概念在我们的灵魂深处便一日地成了一种信念和信仰。我们为之激动，我们为之自豪，因为我们的始祖是如此的神圣与伟大，尤其是炎帝神农氏爱民如子，亲身为民尝百草，因误尝断肠草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只是，我曾经一度以为炎帝与黄帝离自己是如此的遥远，不仅他们的故事经常乐于藏在晦涩的典籍里，就连他们的道

据传，炎帝南巡，在为百姓治病时，因误尝断肠草而亡。“崩葬长沙茶乡之尾，是曰茶陵。”炎陵县，原名邵阳县，古时曾属于茶陵县。因“邑有圣陵”，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，改邵阳县为炎陵县。

炎帝陵，早在西汉时就有明确的文字记载。唐时，陵前曾立寺，时有奉祀，炎帝陵开始有了官方的祭拜。宋时，官府奉诏建炎帝庙，设守陵户，依例祭祀，官方开始主导炎帝陵的建设、管理与祭祀。此后历朝历代，除了民间百姓的自发祭拜，官方始终在炎帝陵的祭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炎帝陵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护与重修，国务院将炎帝陵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

炎帝陵在炎陵，民间其实也有不同的声音，北方居然还有若干的炎帝陵。北方乃炎帝的故里，南方才是炎帝的安息地。这个共识应该没有太多的必要去浪费口舌进行无谓的争议，更没有太大的必要去花费精力搞所谓的考证。

从生活之常识看，炎帝南巡在湖南境内因误尝断肠草而身亡，千里之遥，山高路远，当时根本就没有那个条

迹也似乎喜欢躲在远距的黄河边。

却原来，“圣陵”就在“圣山”中，炎帝五千年来就一直安睡在乡邻的身边，他的陵寝于我而言近在咫尺。

神州第一陵的“圣陵”——炎帝陵，他就躺在中国革命的“圣山”井冈山的怀抱里。

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讲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包括江西省的宁冈县（已并入井冈山市）、永新县、莲花县三县和遂川县、吉安、安福县的部分，以及湖南省的酃县、茶陵县，而宁冈县是今

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更是亲笔题写了“炎帝陵”陵款。

或许，“圣陵”在侧，灵气聚之，地亦吉祥。炎帝陵所在的井冈山地区，自古以来就是一块风水宝地和人文福地。

这里自然风光秀美，五百里井冈山处处皆是奇峰秀水；这里长年风调雨顺，山间物产丰富，百姓安居乐业；这里历史悠久，文风昌盛，秦时即置庐陵县与茶陵县，庐陵“三千进士冠华夏，文章节义写春秋”，茶陵亦素有“四相文章冠两朝”的美誉。

或许，“圣陵”在侧，冥冥之中，天亦护佑。炎帝陵所在的井冈山，曾经在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时候，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，一条“农村包围城市、武装夺取

政权”的正确革命道路在这里形成。

当年，毛泽东同志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一进入井冈山地区，就如获得神助。在莲花县喊出了“高滩不救滩”；在永新县完成了“三湾改编”；在宁冈县与袁文才进行了“大仓会见”；在炎陵县的口镇，第一次将党支部建在连队，开创“党指挥枪”的基层实践；在炎陵县十都镇，率部接应朱德、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部队，朱、毛两位伟人第一次会面握手；在茶陵县建立了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工农兵政府；最终在井冈山地区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——井冈山革命根据地。中国革命从此开始迈出了新的步伐，中华民族自此开始看到了新的曙光。

蝶变汾山

黄金云

坪，号称“古洞天”。据古籍记载，天下有三十六洞天，此处名列第十三位，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尉迟恭监修古洞天。后来高僧鉴真东渡前，就在此处受戒。每年的九月十九日起，连续七天，各路高僧云集此处，敬神者络绎不绝。古洞天原占地面积三千多亩，建筑面积四千多平方米。如今的古洞天，历经劫难后重建，红墙黑瓦，灯火重明，庄严肃穆，钟声悠然。

山村的民居更是让人耳目一新。依山而建，黄土墙，青色瓦，红漆大门。这样的土墙屋，在别的山村里找一栋两栋可能不是问题，但整个村子清一色的土墙屋，又保存完好，在醴陵已找不出第二个地方。

这个僻静的山村，还刻着红色的印记，留下了地下党当年战斗的足迹。耿在孝（耿飚将军的弟弟）根据湘潭游击队的指示，到汾山开展地下活动。为了不连累当地老百姓，他把游击队的指挥部设在汾山村葡萄园。在月形湾组的红线上，有一个五人堆，那是国民党秘密处决地下党的地方，这里至今长眠着五个无名烈士的英灵。

山一程，水一程，身在汾山那边走。汾山水库蓄满的是青山和绿水，蕴藏的是历史和文化。那时，一条笔直的青石板街，从如今的大坝向里延伸，两



边店铺林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应有尽有。

其实，以前的汾山在醴陵就很出名。不过，那时汾山是穷出了名。当时，有这么一句顺口溜：“有女嫁汾山，吃了上餐有下餐。”

汾山穷不是汾山人懒，而是这里山多土少田更少。“六分山岭三分土，一分稻田让人愁。”人们想方设法开梯田，连一丁点大的地方，都没放过。

除了没有吃，这里的路也不好走。汾山的路远远不止十八弯，初次到汾山的人，一旦进入汾山的山路，那是困惑的，甚至是痛苦的：这里的弯路何时是一个尽头！

汾山人穷怕了，到处寻找出路。贫穷遇上翻身的机遇，落后遇上政策红利，汾山的机会终于来了。自身这么好的资源，没有发掘出来，汾山只是一个偏僻空荡的山村。思路打开了，方向看准了，汾山就是一个有资源、可开发、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股。十多年的砥砺前行，汾山终于成了一个旅游文化名村。如今，汾山村村民开餐馆，建民宿，种植玫瑰，养蜂酿蜜，研磨汾山豆腐等等，汾山人在自己家门口就能够挣钱。现在，汾山正在努力打造旅游公园和考古公园。

更好的日子还在后面呢。

江；北有黄帝陵，南有炎帝陵。南北归一，华夏一统，如此多好。

炎帝始祖，厥功至伟。北方故里，建祠立庙，以兹纪念，其情可表；南方安息地，寝陵居此，奉香以祀，更是理所当然。

华夏儿女，慎终追远，不忘来路，不惧归途，故而源远流长。

井冈山麓是炎陵。“圣山”之中有“圣陵”，此地焉能不灵？



资福寺，抗金名将刘锜的株洲往事

郭亮

南宋绍兴二十六年，公元1156年的某个春日，资福寺门前来了群乌不白的客人。为首那人两鬓已然泛白，自是上了年纪，神色却是异常的精神，跨坐在马上的身姿也甚是挺拔，想是惯于在马上讨生活之辈。

见来人不俗，知客僧赶紧迎上前去打招呼，自报家门后也问来客姓名表字，来客却不答话，只执笔写几行，大笔一挥便在寺院的墙壁上题下如上一首气势磅礴的律诗——有宋一代向有题壁诗之传统——知客僧这才知道，来人是赫赫有名的抗金名将，十六年前在顺昌大败金兀术、年前刚被起用为漳州知州的刘锜。

纯从艺术角度来看，这首诗的格调并不算高。首联，颌联基本是大而化之的套话，颈联简述自己曾有的“辉煌战绩”（顺昌大捷后曾短暂收复黄河南岸大部失地，更曾二度扈从高宗赵构辗转江南诸地），尾联则针对当下场景而发——我都说了这么多了，你这不晓事的知客僧怎么还问我是谁呢？但作为一名行伍出身的马上将军，刘锜此诗之气象宏大，也算契合本人的身份。

对刘锜等主战派将领而言，刚刚过去的这一年无疑是特别重要的时间节点。这年年底，力主议和的奸相秦桧病逝，朝野上主战的呼声又多了起来，偏安一隅的宋高宗赵构也是个机灵人，知道秦桧一死，自己镇不住这帮子战功赫赫的主战派将领，更何况，宋金虽议和又有年，却也是摩擦不断，那戴几顶的金帝完颜亮又是哪个雄才大略的主儿，早就垂涎南宋朝廷的膏粱锦绣，厉兵秣马也早非一朝一夕之事，还真缺不了这些个在战场上历练多年的主战派们。反正秦桧死了，就把所有的屎盆子都扣秦桧一人头上，以往秦桧安插的那些个主和派官员也被翻了个底儿掉，一个个都被主战派所取代，朝野上下咸呼“皇上圣明”，中国数千年来的宫廷政治莫不以此循环反复。

刘锜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起用为漳州知州的，在此之前，绍兴十一年，宋金签订《绍兴和议》，在合约签订之前，宋高宗以秦桧为首的派和派主战派派议，先行解除了韩世忠（后辞官郁郁而亡）、张俊（后投靠秦桧，成为主和派重要代表）、岳飞（同年年底被构陷赐死狱中）三大将的兵权，刘锜因而自请退闲，尽管岳飞一再恳求不要罢免刘锜的兵权，但刘锜仍被罢军权，改任为荆南府（今湖北江陵）知府。到了绍兴十七年，干脆去做了江州太平宫的“提举”，这是一个闲职，专为安置老病无能的大臣及高级冗官闲员而设，坐食俸禄而不管事，称为“祠禄之官”。刘锜并不是老病无能啊？他时年四十有九，正当壮年，又有赫赫战功在身，怎能坐食朝廷俸禄而诸事不管呢？只是形势比人强，现在是主和派的天下，他刘锜再有能耐也不能逆流而动，岳飞元帅的惨死犹在目前，留得青山在，日后才有柴好烧，且夫妻巴巴人先，风水轮流转，总有主战派扬眉吐气的一天。

只是，这一天来得太晚，一直到绍兴二十五年，秦桧死后，他们这些个主战派才一一得到重用，接到朝廷重新起用他为漳州知州的消息时，刘锜笑了，这距他淹留“提举江州太平宫”之位已过了整整八年！

漳州上任后，刘锜稍事整理，第一件便是南下株洲，秘密调查两年前的一桩“冤案”：绍兴二十四年八月，湘潭县丞那祀，主簿贾子展酒后“坐防谤毁朝政”（想来无非发泄下对议和派的不满，顺带为被冤杀的岳飞鸣不平之类言语），不想却被在场的湘潭县监酒税雍瑞行告了密。几天后，潭州府来人锁了二人，直接送到京城临安（今浙江杭州）问罪，因未找到贪腐证据（向来政敌攻讦，多从经济问题入手），只得依大宋律例，分别发配至容州（今广西北流）和德庆（今广东德庆）严加看管起来。

查访都是秘密进行的，那告密的雍瑞行虽只是一个小小的监酒税（大致相当于现在国税局的某个科长，最基层的公务员），却与一代奸相秦桧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，虽说秦桧已死，可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谁知道那些心有不甘的主和派会闹出什么幺蛾子？只是，那资福寺的知客僧却不晓事理，一再询问刘锜姓名表字，刘锜也是烦了——行伍出身，本就没那么多弯弯绕绕，便明白告诉你姓名，变暗访为明察又待如何——信手便在寺壁上题诗以答之。

在刘锜的明察暗访下，这一“冤案”很快“平反”，当年六月，那祀、贾子展被召回湘潭，官复原职，而揭发告密的雍瑞行则被发往宾州（今广西宾阳县）监管，“后不知所终”。

后人将刘锜题于资福寺壁上的诗刻于碑上，并嵌于寺内——碑于解放后作市政府大礼堂基础建筑材料用掉——寺址原在河东南湖街一带，民国年间毁于兵燹。1998年，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，资福寺迁往河西五马奔槽山现址，濒临湘江，依山傍水，风景如画，由南岳南台寺释妙开大师任主持。